吾學編餘

遜國遺聞

建文皇帝諱允炆字　　太祖高皇帝嫡長孫初太祖從滁陽王日侍左右王夫人善觀人謂太祖風格異常語王妻以養女馬氏周旋兵間生五子長諱標幼有異質聰明英乾睟如也稍長師事宋濂通經史大吉洪武戊申太祖即位于南郊既還宮受賀遂追尊四祖為皇帝冊立馬氏為皇后皇子標為皇太子大赦天下洪武十五年高后崩太祖倦勤命皇太子裁決庶政惟軍國重務以聞于是皇太子日御文華

殿百官咨事寬明有斷臣工盡服歲餘太祖復視政時有告密者以晉王棡逆謀聞太祖遣人察之藏兵五臺山反形已具太祖大怒欲發兵討皇太子曰棡反期尚遲告密者棡未必知今以兵往萬一拒命是父子為敵也莫若令臣巡邊因與俱來太祖大悅於是皇太子出巡歷燕代及晉居浹旬懼甚皇太子行晉王及河南界皇太子曰父皇欲見汝可偕行晉王倉皇受命遂從至京師太祖欲賜之死皇太子叩頭乞哀乃降為庶人居京師皇太子友愛彌篤日誨諭

之晉王大悟日夜號泣悔罪太祖憐之赦復爵王於是改行為善令譽日著比還國卒為賢王皇太子之教也貴妃甍太祖既裁定喪禮太子當服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蓋諸侯絕期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壓於嫡母不得伸其私故權為此制也然則諸侯之世子不為庶母服也明矣冀陛下貴為天子臣不肖嫡長幸備儲副為庶母服朞非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上不喜

曰汝從朕服太子不肯服上大怒顧取劒太子走上
逐太子羣臣震讋不知所爲時有桂彥良當上前跪
抱上泣曰　陛下於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伏地牽
上衣不釋上爲感動止立彥良又追及太子泣諫曰
貴妃逮事至尊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爲之制服不可
執小禮虧大孝因持衰衣太子太子不得已服拜謝
上怒解擲劒于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和朕父子初
皇太子生六子長曰雄英洪武十五年卒追封虞王
謚曰懷次曰允炆洪武九年生於是命禮官定覲王

相見儀凡親王係尊屬于文華殿朝見行四拜皇太子坐受禮畢入室乃叙家人禮制既定親王從之多不悅時太祖春秋高政務常付太孫裁決太孫頗尚寛仁兆民忻忻罔不愛戴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皇太孫允炆即皇帝位十八日詔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我皇祖皇帝受天之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耿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

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上帝
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
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為建文元年大
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
致雍熈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遜國遺聞

建文元年六月念一日詔薦舉　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州縣各舉所知先是內外缺官於進士舉人監生人材秀才孝廉税户考滿吏知印承差內除用至是定保保舉法不問下僚鄉民及因罪充軍者悉聽保舉吏部聽用

刑部尚書彭韶著哀江南詞曰臨江號名郡佳麗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為茲壯顏色云胡百年間不見有遺跡伊人聞我言掩袂長太息扣之至再三欲語還踟躕為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道是練狀頭內臺司風紀適遭陽九厄　飛簡論魏曹戮力事討賊討賊淚沾臆膠固不知幾祗顧順與逆奇禍嬰六戚茲事有始末賊子請折一神考早謝世太孫推正嫡毋妃開平家元勲戴帝室姻婭盡雄豪強鬬萬人敵隱然

九閽重九閽重嬿隙一以開讒言讒言肆罔極居然尾不掉大都勢偶國時有黃奉常輕佻固無匹伴讀東室

踪跡類世叔文華嘗造膝一旦剪侯王匆徨何太急細人牘大體國釁此馬隙漁陽動地來六軍盡股栗齊公泰為司馬折衝乃其職堂堂正正旗誓書嚴紀律內相方孝孺夫子早學富經術倚馬草樞檄文機方密勿又有黃門陳建自少稱英特王　給緇黃異端恨至骨餘者亦黨人我今半遺失當其橫行時俱立萬仞壁之死矢無他閽鏤井如螽仰視三

光明萬古常昭晰俯視五岳尊神維賴以立父母豈
不顧天常不可易妻子豈不愛吾分當自適寄語謝
諸親業冤皆宿積慎無我怨尤怨尤竟何益所貴賢
士模萬段奚足恤後來奸佞儒巧言自扮飾叩頭乞
餘生無乃非直筆簿書埋日期佃首嘆昏色乍問毛
髮豎空拳幾欲擘孤燈秋夜長四壁虫聲寂耿耿不
成寐此意誰能識聖人順天命四海瞻曉日爾胡守
戇愚其心取族滅不觀解與胡秉時附龍翼恩寵日
日加聲名重簡冊

陳瑛為北平按察使坐交通王府謫廣西太宗即位首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恐建文諸臣最深上為帝允杖轂朝五日瑛請減之上不從尋抗奏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瑋皆悖逆宜追戮之上曰朕初舉義師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況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問後方孝孺諸獄宗戚受禍慘

毒皆瑛羅織瑛未幾以苛刻得罪誅

洪武中内官奉使出外約束甚嚴不得與士民交然亦恃寵放縱有司畏之嘗有魯内官過廣信之弋陽縱馬于田踐食其稼佃者不知也擊之傷足魯詢佃者知田主富人周也遂遣人告之周大懼償其馬傾貲賄焉魯歸猶以擊馬事聞高廟竟籍周謫戍銅鼓衛至是有以内官暴横為言詔所在有司但遇内官奉使放縱虐民士者即擒縛送京以聞於是内官奪氣密謀推戴矣或曰靖難兵起三年屢戰多勝衝突

千里罕能禦然所過城邑往往堅守不下間克之去即殺守帥復爲朝廷及壬午所據者惟北平永平保定三郡而已至是内官密言於文廟直擣京師約爲内應天下可定文廟然之壬午春舉兵直趨京師不復爲歸計意有所屬而朝廷不知之也兵既入城天下大定内官言功不已文廟患之未幾諸有謀者皆爲邊藩鎮守假以大權賜公侯服儕于侯伯之上永樂末征胡出塞數十日不遇虜軍士困迫大臣諫者輒鎻之太監沐敬力爭文廟罵曰反蠻敢爾敬乃仰

首徐應曰不知誰是反蠻文廟大怒命曳出斬之歆語澌不遜文廟舍之乃曰吾家養人皆如此何憂不治敬亦預謀者也

壬午六月癸丑朔靖難兵次浦子口諸軍迎戰敗之高煦至復戰諸軍不利帝遣都督陳瑄率水軍往援之瑄以舟師迎降乙卯靖難兵逐進次於江上都督歷城侯盛庸會軍於南岸禦之不克時北兵敗文廟欲奔還適高煦帥兵至文廟撫其背曰兒當再戰吾力疲矣世子多疾天下若定以爾為太子於是高煦殊死戰竟敗盛庸兵帝會群臣慟哭欲幸浙或勸之幸湖湘議不决遣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

禦北兵諸宦官誼然謂不如遜位有竊寶勅出見文
廟者李景隆已令金川門守卒觧甲而宫中火起矣

王稌

王稌字叔豐祖禕死國父紳自有傳稌少有志向從學方孝孺甚爲所器許妻以女未及也嘗周恤其族又嘗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其遺骸歸瘞不可得幸逮繫文皇帝念祖禕死國之忠特從宥免且方嚮用也而稌力以疾辭讀書青岩之下將終身焉後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以傳世咸義之稌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沒每食必斥葷味稌遵其教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

酒肉未嘗入于口學問該博士之從遊者日衆郡邑
交重之所著有青岩藁聖朝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
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儀制 薦舉

國初科貢薦舉三途並用然進士釋褐僅得州縣冗職薦舉者或驟至公卿洪武元年八月遂遣儒臣詹同文等十人分行海內訪求賢哲當是時孝陵急於得人往往失實故解縉因戊辰天變上封事極言其敝曰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瞀趨而或布於朝省驟歷

清華稚埋囂悍之夫閭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剔屐之賤袞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鬍膀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然其時薦舉如宋仲敏陳靜誠朱備萬桂彥良胡以道亦多得人鄭沂以義門遂為禮部尚書權謹以孝子遂為文華殿大學

士矣建文初方希古建議開薦舉之途遂下詔求直言舉山林岩穴懐才抱徳之士如高巍鄭恕樓璉鄭楷輩皆擢用宣德天順間亦尚有薦舉者至成化間雖白沙先生被薦至京亦令吏部考試授官於是薦舉之途益輕即有薦舉亦不過詩畫篆楷之流無復文行君子楊石齋在内閣惟薦吳人文徵明徵明亦以詩畫得薦官翰林待詔及永嘉柄用時申薦舉之例然有司未聞有薦一人者惟葉幼學温州人張桂議禮時爲之尋撿史傳書寫疏草得薦爲翰林待詔

明倫大典中所謂儒士葉幼學者是也

今天子既定大禮銳意禮文之事希進者又日夜揣內意犯衆議爲之但取好官不顧笑罵於是立四郊親蠶靡費百萬計當道者又議孔廟之禮去王號稱先師配享從祀者皆稱先賢先儒盡去公侯伯爵毀去塑像題木主別祀啓聖公配享則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從祀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又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從祀國子監毀像時衆皆相顧未敢毀祭酒許誥奮聲曰此土木偶人知爲誰像耶呼市中

乞兒叟之人與錢三文湏史乞兒群至倮遂毀詰自謂勇於從正然識者笑其希進也編修徐階疏請從舊旨下詰責再三至覩御詞章戒飭且云徐階是姚涞榜進士大學士費宏所取忠佞昭然階謫建寧推官去望風獻諛者遂抗言衍聖公之封且應革去不宜世襲當路者知海内人心不與事遂已夏言為禮部尚書建言新天子即位幸學世一見乃今釐正先師祀典宜再恭謁以示崇敬乃於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幸學行釋奠禮太牢進帛進爵如泰陵故事

言疏中歷陳今天子聖明將順其美皇上懋勤聖學
夙聞大道經筵日講未嘗暫輟又於文華殿東室欽
奉三皇五帝三王并周公孔子神位春秋開講祀告
月朔躬行瞻謁以盡企慕之誠近西苑無逸殿落成
命大學士坐講邠風無逸等篇以端風化之本云幸
學事竣言又請輯幸學文移為聖駕重幸太學録頒
布天下識者謂宜名為聖駕再謁先師不宜為再幸
學也當是時孔子六十二代襲封衍聖公聞詔翰林
世襲五經博士顏從祖孟公榮皆在闕詔上表稱謝

再不及釐正祀典事但云臣等恭遇聖駕臨幸太學
拜奠先師禮成謹率三氏子孫上表稱謝伏以飛龍
在天治啓文明之泰神龜出洛運開皇極之貞當修
文偃武之朝舉重道崇儒之典光增俎豆寵被雲來
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 德貫三極道邁百王作
之君師治教洽休明之曆典夫禮樂中和臻位育之
功肆一紀化成之餘屬百祀秩稱之後謂先師繼群
聖之統而太學乃賢士所關華蓋天臨釋奠委九重
之重絲綸晝接授經勤萬乘之尊聳觀聽于橋門謙

威儀于堂陛馳使華於鄒魯山川蒙日月之光侍講席於唐虞几杖附風雲之會媿象賢之靡肖叨邑聖以知榮輪奐一新壯宮牆于數仞袞旒再幸耀史牒於千秋彼漢帝之臨雍徒為誇詡顧魯侯之泮尚有頌聲歷選前聞無如今日 臣聞韶等忝屬聖賢之苗裔粗聞詩禮之緒餘沐雨露以沾濡厠跡章縫之末荷乾坤之覆載棲遲畎畝之中欣逢有道之長快覩無前之美忭深雀躍感切氷兢伏覩六經如日方中文運與世運而俱泰 一人配 天無極皇統與道統

而常祈祭酒林之俊表中則云默契聖心大袪俗見謂孔子稱王本非禮宜正先師之名謂元人塑像為不經特遵皇祖之制别祠啓聖聿明父子之倫配食先賢盡去公侯之號當是時郡邑聖賢像或毀或不毀或壁葳之亦不能盡詰啓聖祠本起于追崇之禮歐陽脩之得從祀則以主濮議故也塑像本起于開元林謂之元人何也或曰國子監聖像塑自元人

儀制

端簡公

弘治甲子鄉試各省主試官皆得自聘如山東王陽明浙江楊月湖許廌字介夫皆一時文行君子故所舉得人其程式文字亦平正醇雅嘉靖戊子當撥者欲一切攬權建議主試官從禮部具名會內閣上請簡遣時士習尚羞權門有學行者不屑干謁禮部亦采諸公議以故戊子科取人列文亦頗可觀至辛卯則風習靡然即有一二好修者亦不能無患失之意相率奔走於風塵間矣以故是科所取皆奇僻之士

刋文一切務為險恠尖新語不復明經傳傳意流而不止遂成邪撰關係盖非小小也甲午科禮書夏言上疏論列極言士風文體之變請止京差官自後刋文有復如戊子者追奪考官禮幣然亦未審得其人否也戊子科陸銓為儀制郎中時告職方郎中華鑰曰辛卯科主試官吾與兄皆不知有此差遣乃今戊子科干請者十數輩不惟擇地方又且自擇同事者余不聽比具帖白之堂上堂上即如所請者輙改職名付司中司中執論十曲三四耳即止不聽比帖至

內閣內閣亦輙改不可復執矣銓鑰皆余同年友也

風水之說名人少信之惟朱子最信風水昔宋仁宗塟真宗擇地不精果無子哲宗高宗亦然寧宗塟孝宗土內淺薄之地寧宗理宗相繼絕嗣宋人專主國音但取坐丙向壬之穴已失古禮負陰抱陽之意矣然擇穴亦不必專專求山但取其吉則止我仁祖皇陵亦在平地不必拘於一處漢諸陵各為一縣豈必古人族塟之禮耶今孝陵在南都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皆在天壽山則穿鑿既多靈氣必

淺雖有吉地亦無全力况祖陵之側數與土工能無驚動乎朱子云塟之為言藏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又曰凡擇地者又先論其主勢力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較其地之美惡也我孝宗塟地不善主事楊子器言其下有水泉下之獄已而武宗果無子當是時皆言孝宗嚴御內宦將奪其權以故宦者塟之

水中悼靈皇后𡑞時胡端敏亦請少緩日月務擇善地不宜于祖宗陵寢之旁營發太多洩祖陵之佳氣犯祖陵之方道時不能用已而中宫繼廢聖躬頻歲不安已丑以來四方歲歲有軍旅饑饉之憂矣

儀制

風水之說見諸經傳觀之詩言太王公劉衛文公皆升望降觀以測天景以審地力以察物產周公營成周亦擇地而塗鄗河洛固形勝地也商人五遷皆在河濱無山陵之倚故父子相世者少而兄弟相及多也至于塋地尤宜慎擇論者謂塋不擇地居必度室非也土宜土圭之法雖為都邑宮室要之人生天地間居室幾何葬土歲月何可計也朱晦菴深信蔡元定之說山陵之議以忠賈禍豈不悲哉予嘗謂今海

內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多水則空多山則實故自古及今在帝位者多非長子六經之前固不足深信粵自帝堯以次子起唐侯爲帝元子朱不肖讓之舜舜子又不肖讓之禹禹纔傳之太康又失國傳之弟仲康成康元子早世後世子孫往往兄弟相及至周王季以季子爲侯武王以仲子有天下秦亦少子漢惠絶世文帝亦少子也光武中興亦仲子唐太宗宋太宗皆仲子我朝 高皇取天下元嗣懿文太子薨元孫建文帝失國 文皇帝第四子也近世百年間中

宮無子嗣天子者皆妃嬪子也今　天子又自藩王入繼大統豈非天地間大風水致然哉

附言儀制風水說後　　鄭心材

予於風水之說茫無所見時爲安親體魂切切痛心咨訪所見時師持說紛紛終鮮定據盖自丙子至今二十有三年矣偶得此本名曰天星甲子所論五行凡五種各屬一用頗近于世用雖未必果于事理的中庶有事于此勿爲時師淆亂可以少塞其欺天罔人之說因録于左

陽宅類

正五行論龍變運用

亥壬子癸水源真巳丙丁離火焰侵寅甲卯乙巽是
木申庚辛酉及乾金辰戌丑未坤和艮六箇山頭屬
土星水山忌土大山忌水木山忌金金山忌大土山忌木

洪範五行　又名老五行　又名宗廟五行

論坐山用今人多用此

甲寅辰巽大溪水戌坎辛申水一同艮震巳山原屬
木離壬丙乙火為宗兌丁乾亥金生處丑癸坤庚未
土中此是山家墓運訣時師各自要精通

八卦五行論　向局用

兌丁巳丑乾甲金巽辛震庚木宮尋亥卯未向俱屬木艮丙坤乙土爲岑坎癸申辰洪水發離壬寅戌火燒林

雙山五行論三合入首龍變運用

壬子乙辰坤申水癸丑巽巳庚酉金艮寅丙午并辛戌焰焰火局乃來臨甲卯丁未乾亥位林林木體識其音

玄空五行論向水音變運用

丙丁乙酉原屬火乾坤卯午金爲眞亥癸甲艮木星

是戌庚壬未土同輪子寅辰巽申兼巳申與壬方是
水神

儀制

今天子續封功臣之後海內大悅我朝開國功臣封公侯者殆二百人元勳李善長封韓公及身而誅永昌侯藍玉而下不論也六王元祀中中山王長子輝祖襲魏公以忠於建文長陵幽之死獄中國幾絕後念中山功復封輝祖之子開平王子昇茂皆得罪除國岐陽王景隆襲曹公事建文賣國長陵惡之幽死國除寧河東甌二王之後不知其何以國絕大抵高帝於功臣頗漢高祖又靖難後江陰長興安陸諸侯

皆以忠於建文誅絶故後世少有存者惟魏公黔公武定侯三家而已今之公侯卒以平蠻擒賊討倭或外戚恩澤或定策迎駕功封耳今天子祭太廟顧六王問侍臣今其後孰是對者曰魏國公中山王後也餘皆無聞天子悼念於是續封常玄振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定遠侯湯紹恩靈壁侯又念誠意伯謀畫功最多續封其孫瑜誠意伯先是孝宗在位訪配享元功之後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皆官南京錦衣指揮使正德中又官劉瑜處州衛指揮使至是續封

云六王者中山功最大其功最著者定江淮平中原逐胡元出塞外也開平取建康戰鄱陽擒僞吳撫定關隴功最大岐陽勦苗蠻取閩甌鎭撫北邊功最大寧河守山越招河番守護郊圻功最大東甌取浙東定并汾討山猺防海寇功最大黔寧定番部降湖湘雲貴鎭撫百粤功最大劉青田運籌帷幄功如子房正德中亦謚文成也昔漢功臣封者大者誅及其身如韓彭是也小者再世或三四世至以酎金細故亦除國惟蕭相國屢續封文帝續封則景帝續封嘉武

帝又續封慶宣帝又續封建世成帝又續封喜至莽賊乃絶哀帝亦續封曹相國孫本始至莽時侯宏降光武不失侯陳平自以多陰謀廢不復起果然唐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官其子孫正負後又分列二等授其子孫以官蓋一百八十七人然房喬罷配享魏鄭公仆碑亦爲薄矣杜克明子孫代有顯者皆其自振非以祖故推恩也碁亦以進士發身自致通顯又能不忝厥祖矣宋元豐中詔取景靈宮繪象名臣推恩本

支紹聖中又考慶曆以後諸名臣録用其子孫又官
趙普之孫粜寧又録藝祖功臣之後此皆前朝美政
云

仁宗嘗賜師傅大臣楊文貞諸公銀圖書其文繩愆糾繆又各分賜文貞（諱士奇江西太和人以名爲稱西楊）則貞一蹇公（諱義）則忠貞各以其才德爲文宣宗亦嘗賜胡忠安公（諱淡）則文恭世家又清和恭靜蹇忠厚寛弘文敏（建安人以名榮稱東楊）則方直剛正云今上亦賜張桂方（張璁桂萼方獻夫）楊邃庵翟石門各銀圖書二異其文令其各有密啓用圖書封識於是諸公各有訐訕相傾之事至乘外間鄙褻幽細皆聞之嚴邃之地矣惟翟無他才亦

不敢輙用此圖書也楊文貞公諸圖書去官或終於位皆未嘗繳進桂去始繳還圖書自後張三遜三繳圖書至方乞老歸特疏乞存留原賜圖書且云臣歸之日萬一未填溝壑有所聞見願効一得之愚如其沒齒亦得遺子孫百世寶藏也朝廷從其請方霍在南海害徧鄉閭刼持官府藩臬大臣如龔大稔輩稍執法遂下詔獄郡縣官吏順指氣使而已方之乞留圖書奏事寔欲以是恐喝吏民也

儀制

哀冲太子將生朝廷令内閣吏部訪擇京朝官學行有時望者十人入翰林以備他日宮僚之選甚盛意也時吏書汪鋐文選呂希周薦唐順之陳束楊淪盧淮陳節之胡經周文燭任瀚其其朝廷用順之等為編修且令再選則以孫繼魯屠應埈王汝孝華察李學詩焦惟章沈伯咸應命用屠王章李四人為修撰翰林官舊有此例自成化弘治來遂專用庶吉士他官不得改在翰林者未必盡得其人然誠一弊政也國

初宋景濂王子充宋仲敏朱備萬之後梁用之以陽
春令爲修撰金文簡王希範以給事中黄文簡以中
書舍人胡若思以桐城令爲檢討楊文貞以審理副
爲編修劉忠愍以主事爲侍講李文達以郎中爲
又吳康齋以薦爲諭德陳白沙以薦爲檢討皆處士
臣事君各量其分力周文襄公自請讀書翰林劉忠
宣張簡肅則自内翰乞補部屬劉職方張車駕主事
三公皆爲名臣云胡種以大臣子　謝恩爲檢討

茂陵得子甚遲後乃有九子孝貞純后無子孝穆紀太后生孝宗惠安邵太后生興獻帝岐王雍王揚恭妃生涇王潘端妃生榮王張徳妃生益王衡王汝王

今天子春秋鼎盛未可量也或曰茂陵寛仁在位餘二十年未嘗妄殺一人昔漢元帝三子迭為帝章帝諸子後皆為帝元章皆寛厚長者故也蔚悼王者孝宗子也早夭墓在西山中

傳陞乞陞祖宗時亦間有之至正德冒濫極矣安化之變宦豎廝養封伯者七人都督而下不計也工匠藝術官錦衣支俸鈔者近萬人今上即位詔革海內稱快至嘉靖四五年間詔革有力者漸得奏復亦遂有傳陞乞陞者矣張桂方霍初陞翰林皆傳陞也丙戌春御用太監張忠請成造龍床頂架室廚金冊金寳珠翠龍鳳冠及畫軸書篆春牌等官匠趙奎等五十四員陞職二十四員冠帶兵部兵科執奏不能回

自後時時有之漸增而多至甲午四月工部尚書秦
金疏言會同内外提督太監高忠等將各營建工役
官吏匠役郭孟陽等壹伯伍拾人為一等閻均美等
叄伯壹拾伍人為一等呂文學等貳伯伍拾肆人為
一等通乞陞賞不惟不能執奏乃遂交通至此可嘆
也胡端敏嘗奏言今太倉積銀不及江南一富家天
下倉廩皆缺貧軍數歲乏糧大同甘肅軍變皆由於
此凡受國恩者所宜人人體悉事事撙節搯石積累
以裕國儲而贍軍餉惜民窮而備急用也秦昔為戶

書能爲國惜財乃今後起工部何以有此奏也

嘉靖戊子京城民謠有十可笑議宰執及時政且干
宮闈大抵皆惡宰執權橫之故東厰錦衣受吉緝訪
邏者千百分群四出乃得席珵等十餘人皆傳誦者
非寔出其編造也宰執發怒欲以妖言律富之時胡
端敏公在刑部但云珵輩因聞編揑笑言乃敢互相
傳誦罪止杖徒云

今皇帝即位憫念民瘼令兩京堂上官舉堪任知府者時尚各舉其人應詔厥後霍詹事韜乞令兩京大臣到任半年之後各舉二人自代殿學楊一清言天變民窮乞令大臣舉折衝濟難堪任軍旅者申敕再三竟無舉一人應詔者昔宣德中令大臣薦任方面官者吏部啓用其有三年報政無薦者會官議其賢否而黜陟之正統初庸才不便浮言沮撓西楊極論云此浮薄不肖之徒畏不得薦造為謗誹以沮壞先

朝良法莫得循資遷轉於是得復如令景泰天順間
或各薦或會舉時李文達公又深惡薦舉開奔競之
門亦不能止大抵吏部之權稍輕矣成化丙戌有舉
不當上意者乃命歸之吏部未及三年言者謂非作
人之法又復如宣德正統之制弘治中間或行之至
正德不復有是舉矣乃今奔競日盛無復廉耻雖主
事評事改御史必百端鑽刺翰林之選往往行金錢
矣董中峰在吏部時告余曰子何辭科道之太迫也
人之求吏部爲是官者不憚拜跪人且求之而子固

辭何也余應曰病體不堪清要耳是時改科者二人馮時雍陳箎旨不允改道者十四人惟兵曹三人余及余錄黃禎辭以疾也大抵今之庶官亦好進今之大臣亦必求識面呈身者而後薦之於是薦舉路塞吏部之權益重霍南海奏謂百官入朝衣錦繡見吏部則素絹袍俛眉俯體不敢失尺寸是敬朝廷不如敬吏部也信然

景泰能用人戰守保全社稷功最大然其薄德處亦多裕陵歸幽之南内再不令百官一朝見至今思之令人痛心又遷欽皇后别居仁壽宫云俟大兄鑾輿之復又廢太子立已子見濟爲太子既立汪妃爲后已而廢之立杭妃爲后未幾見濟亦卒裕陵復辟遷景泰西内益友愛之景泰崩或欲令汪妃殉葬裕陵不忍曰汪妃朕弟婦年且少不宜存内移之舊府衣食用度更加厚原侍宫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

人以備使令於是妃及其二子皆得所云至憲宗不
復念其斥廢復其尊號加之美謚此本朝盛德前代
所未嘗有也今天子事昭聖張后孝謹事莊肅夏皇
后亦然蓋家法有自益見仁厚孝睦真足爲社稷靈
長根本之地也

儀制

嘉靖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聖諭內閣楊一清謝遷張璁翟鑾朕因十三日聽講官顧鼎臣解說心箴連日味思其意甚為正心之助昨自寫一圖并假為註釋與卿等看璁遂奏云臣昔讀書山舍嘗揭范浚心箴及程頤四箴以自勵臣於御註心箴敬摹宸翰付工刻石傳之天下萬世謹復錄程頤四箴乞留神省覽聖諭卿何便付工刻石豈不取人笑乎待粗有領會之時再註四箴也璁又疏請四箴註早成并刻是明

二十六日四箴註成聖諭惟及璁更不及三老云卿前日所録來程氏四箴昨勉強解註朕復思之程氏見道分明敬慎如此但於濮議之中未免力爭邪說誣君奪子故朕又述數語於末其詞曰斯四箴作於程頥以斯四箴而致其君者乃吾輔臣張璁也頥之作箴其見道之明如此而動與禮合宜朕末之言君子必知之矣夫今璁以此言而告朕與夫昔議禮之持正可謂允蹈之哉朕罔聞於學特因是而註釋其義于以嘉璁之忠愛于以示君子之人嗚呼箴之功

宜不在程氏而在於璁也哉璁於是請以御註五箴
刻石翰林後堂又請通行兩京國子監南北直隸十
三省提學官摹刻於府州縣學又請并刋皇上所著
敬一箴并聖諭先後六通敬一箴居中五註六諭分
列左右海内費萬萬計矣即有奉行少緩者輙為人
所中傷李階罷官數十人矣時七年二月也三月四
日璁又自陳未仕時讀書姚溪書院亦乞立敬一亭
如府州縣學并乞書院額名天子喜甚書院名貞義
堂抱忠令有司起敬一亭刻五箴註并為修建書院

璁再辭再不允時禮部但行浙江如旨奉行工部尚書童瑞題詞則極其獻諛云璁藏修於姚溪書院涵養益深積學有待繼登高第欣遇明時定大禮以破群疑決大獄以折諸枉傾心報主允符貞義之褒正色立朝足副抱忠之旨上有是君揭敬一之箴置諸座右下有是臣引四箴之訓陳於王前真千載奇逢誠一時嘉會也急令浙省修建書院務令廣大弘敞遣官程工但取容悅不顧經費於是司府縣共出白金六萬兩即粥大青白金盝千兩鄰省文吏及武弁

凡幸進者皆獻建書院錢又不下數十萬金矣書院

未成先賜內府五經四書各一部凡百五十九卷璁

上表謝有云每愧魯兩生之召敢忝舜五臣之稱蓋

張桂自謂兩生五人則張桂及席書方獻夫霍韜也

黃宗明黃綰者璁輩時時謂之平原十九客蓋以其

碌碌因人成事云

言官下獄我朝時時有之天順初御史楊瑄等劾石曹都御史御史皆下獄弘治初給事龐泮御史劉紳等論不當差錦衣官校逮武岡知州劉遜亦下之獄科道一空至正德間言官有杖而死者矣嘉靖十一年御史馮恩論劾汪鋐切直鋐言有死罪數端朝廷遂以極刑加之朝審時大寮有欲開釋者鋐作色不肯中止今尚在獄中未決也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

指其疏曰此不敢此詆謗罪當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爾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洪熙初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有言其責直沽名者揚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署治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曰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攝

前書勅引過命戈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
爲戒此祖宗盛德事也

儀制

嘉靖中攺歲貢之制必考選應貢貢至京師者皆求應鄉舉於京圻諸生惡之有言於朝者蓋歲貢生多南方才子北人所憚也時禮書夏言建議兩京人才本不及江浙先朝以爲京都四方所集有國子監有各部歷事監生吏員知印承差筭手有太醫院醫士鴻臚生故舉額一百三十五人今宜定制京圻諸生得額百名外省諸人得額三十五名於是群議遂息

大禮既成之後小人倡爲遷陵之說章聖太后亦慮萬歲後南葬安陸亦主遷議是時張桂亦將依違其間以說太后頼天子明聖外廷執議竟中止然自嘉靖乙酉以來各邊軍情大變大同軍變邀請朱振爲帥遼東軍變邀請郤永爲帥蓋自甘肅殺都御史許銘時論殺總兵李隆自後不惟不罪主帥且不罪校領矣天子因見京師四面軍情多變密雲上谷雲中時有虜內侵故有遷都之議內主遷安陸外三四小

人主還南京然亦未嘗顯言時時召柄用大臣議之
外廷亦皆聞其說然以其事尚秘無敢論列者嘉靖
甲午科鄉試發策如應天等處皆有諷止遷都之說
禮部題南京太廟亦并請不復修理南京宮闕亦示
專一京師之意矣

儀制

嘉靖乙未進士禮部題請每科選庶吉士皆限年限地又出大臣意令請天子御文華殿自第二甲一名以下俱引赴文華殿試天子自臨試一如廷試儀天子允其議試諸進士以當今時務何爲大業并讀五倫書有述詩大臣讀卷取正副天子臨決定取三十人

運法

我朝黃河之役比之漢唐以後不同逆河之性挽之東南行以濟漕運故河患時時有之自海運既罷中滦運又罷專由邗溝入淮泝河以達會通河故河水不得如禹貢故道入北海而河之東南行者又分數道蓋自經汴以來支流益演南出二道皆徑入淮東南出二道東出五道皆入漕河幷入於淮秉淮入海今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河流大而所受狹不能容勢必横溢而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閡為禍不大決

而東北非東昌則河間等處故往歲張秋潰決運道不通宋時澶州一決濉壤州縣數十為禍不小況今之防河自底柱而下行於平地既防決大名又防決臨清又防決濟寧又防決徐州又防決潁壽以犯鳳陽又欲遏其流不南出不北走循我運道而接江淮之舟此其計誠難也今河南修河之役盡民力竭民財矣隄冢于田畔地破於潰瓜及今不處禍未已也為今之計盛都御史新河之役不可全謂其無功也顧其喜功無漸程役太嚴又忤安仁遂爾中止今猶

可復也或於汴西濬孫家渡一道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正東出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擇濬一道以少殺其勢少分其流可也或修武城以南廢隄以防豐沛漫流或修築沛北廟道口隄以防新決河口可也或講求海運之法即不能如國初婁淞開洋歷大洋之險宜考禹貢碣石入河沿江入海海運之說及秦時起瑯琊貿海之郡之說唐人雲帆遶海糯稲東吳之說或於淮口入海遶出登萊大洋經海倉昌邑海豐以至天津可也或云登萊外洋有白蓬頭水

有官緑大洋黒水大洋又有礁石之險則由淮之清口入海迯出東陬山風帆一日夜可達青州安東衛篙師柁工皆安東人商賈時時往來由安東衛風帆三日可達膠州其間惟石臼島唐島二山頗大而險今私船往來迯出山後未嘗有覆沒者既至膠州入新河可二百四十里至海倉復入海新河者即膠水也東爲膠東西即膠西也相傳勝國時亦嘗漕此以避東海数千里之險者盖膠之東南出即墨鰲山成山折而西出登州北海始達海倉不若由膠河之爲

便易也又自海倉一夜便可到天津蓋相去三百里今天津海倉間人販易載小艇乘月夜往來也所謂新河者原出高密界中大水泊南北分流南新河流入南海北新河流入北海雖出高密亦由諸野川澗合流始大夏秋爲甚南至膠州東界北即海倉巡司海倉有大舟載米麥可三五百石意即古者運青萊之粟由海入薊之處也自海倉至天津海濱更無山陵之險如昌邑濰縣壽光樂安博興濱州利津海豐蒲臺陽信鹽山慶雲滄州迤東皆平衍斥鹵之地可

見矣河北有警臨清濟寧可憂也淮西北有警清口
豐沛可憂也江北有警邗溝上下可憂也故海運之
說亦不可不預為之計正統也先之難喜寧導之擄
臨清正德劉齊之亂運船焚燼者五六千艘此往事
明徵今直恬然謂無事耳憂國者宜有先事之防矣

兵畧

乙酉大同軍變時余意朱振為首惡疏中云唐縱朱克融於盧龍竟復失河北今都督魯綱對人言首惡不是郭鑑等郎中趙錦對人言首惡那在丑堡行伍中是誠有如朱克融者在其中矣當是時傳聞朱振之得師行金錢數萬於當路諸人皆出叛軍搜掠公私之物也以故當時遂從叛軍之請赦振萬千乾沒出之囹圄遂為主帥守大同桂勇忠勇竟為彼所逐乃知初發振都堂賈恭將皆振之謀非郭鑑之謀也

癸巳之變朱振僞死軍中以爲信聞之朝廷越三四日北虜驟至夾攻我軍竟大敗邸報云我軍圍城困賊又云立有木栅氷闌乃又云大同賊一半戴狐狸帽套棬耳紫花氀色與達賊混同衝戰是此賊尚能出入自由非我所能困也又云我軍連衝數陣收軍回營不復明言此一半賊曾否同達賊出境或尚在近郊或仍復入城也比至十一月十日獻出首惡皆腐潰死人决非造謀有力者十一日又復與達虜交通來戰此賊既敗入城復以火器從城上鼓傷我軍

數多則其計出狡黠朱振未必死也是時京營頭撥精銳官軍發出一萬二千員名後又載請師根本之地不可不慮未幾冦入容雲殺掠近萬人去京師不遠二百里耳大同賊見我軍數敗益堅意城守不許城中良善聽招不許郤總兵立受降旗又令奸細入京探事或遂欲賊殺主議大臣益無忌矣兵部乃議用江桓為總兵與劉源清郤永共事桓初與張都堂共守大同張被害而桓恬不能救又無一卒譴於其前論其情罪宜如李隆既從末減已為寬縱今復用

之又焉保桓之不為振也幸聖明不允豈非宗社之福於是益見當事者之誤矣大同城中積粟苦不多又乏薪炭茍能併力合圍外拒達虜内防逸賊不過春月虜亐馬不便不能不歸城中困乏當自潰但恐事平之後大同巨鎮遂為空城宣府倚大同為藩其遼東無強鎮大寧舊地皆俾葆塞夷人今亦北通大種時時擾漁陽盧龍延綏之東與大同僅隔一河無大同之援延綏遂孤延綏又無山川之險西接寧夏寧夏又在河外大同之事誠有未易處者近日喜事

大臣婺源嘗抗疏自請行邊貴溪建南北郊之議求
嘉力務更化霍見事風生發議論獨此事再無一言
及之何也

大同之議永嘉主劉貴溪主撫黄石龍同貴溪於是與永嘉相忤師久無功天子亦厭苦郤永劉源清矣廷議用馬昊陳九疇牛鸞代源清天子特勑內閣云昨御等所擬馬昊陳九疇决不可用牛鸞或可但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事爲懷夫大同叛軍先因殺李瑾此謀殺主將之罪殺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爲亦未敢逆朝廷本是郤永不謀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之計輙便有洗城之訛傳嚇城中致使逆軍刼因勾

虜抗拒朝廷旣說專剿逆徒脅從不問却又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看來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惟宣大為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可以衛頭目手况此地此門皆我祖宗所遺今源清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乎前日將二人調置别命將以專討渠魁豈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輕聽伊說卿等亦不可不慮將來事縱源清幸成功不知此地何以與後今抵可罪去二臣掣還諸路人馬另遣文武大臣果能識事者使專意備虜寇令多方計擒逆賊之魁

者庶免老師傷財源清既能了事如何又添官豈非官多事擾手時甲午二月六日也勅中所謂宣大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信然至三月二十二日遂勅石龍賑撫大同查勘功罪且聽便宜行事然勅中但云賙濟宗室撫卹軍民舉察欺隱辨明寃枉糾舉怠誤使地方安妥人心協服更不及查訪真正首惡矣

兵畧

輿地險易遠近豐耗亢隰之説學者不可不知況有用世之志者尤宜用心於此也其説槩見於六經自後蘇秦説諸侯蕭文終相漢趙營平討先零馬伏波度隴西李吉甫計河北方鎮德裕籌南詔皆按地圖議方畧今天子勵精求治吏部尚書桂萼進皇明輿地圖圖有叙有紀叙則述其地形利害紀則述其官署藩封戶口兵食收圉之數而各以南北直隸十三省圖冠之又總為一統之圖於首末又為四夷方位

之圖亦有叙論此皆出既寧李默所撰次默初為兵部主事員外郎與余交善其書初成時時出示余商確其中處置亦有識見而文章高古可愛也默今時名士欲就功名乃托迹于桂桂殊愛重之桂去乃稍稍不得志以默之文章才識少需時用即不用亦已亦足以成名於後世也其進書之疏有曰我太祖高皇帝奮起民間人之情偽寔備嘗之地之險易寔徧歷之太宗文皇帝亦與有艱關之労故當時延訪儒臣皆出其胷中之實見所以斟酌損益百代之制百

六十年未易攺也自時厥後列聖相承雖莫不具上
聖之資而視祖宗之實嘗周遊民間者有間矣是以
延訪之典或作或輟孝宗皇帝常鋭意行之終以不
能徧知人情土俗而止正德以來積十有六年上下
之情於是大隔而欺蔽遂有不可止者則所當修復
祖宗之舊使上下各得自盡正在今日臣待罪輔臣
媿無裨補乃者備員吏部凡遇考績朝覲官員容加
訪問於地方民情土俗亦各得其一二除摘其論列
之近似者裝成三冊上請施行外敢復即天下土地

分十有七圖各具叙紀又裝成一冊上獻此疏亦李筆也史書中論地理者惟太史公貨殖傳班孟堅地理志爲餘美皆無足觀也漢成帝時劉向畧言地分張丞相禹使其屬頴川朱贛條其風俗亦未宣究唐宣宗命翰林學士韋澳纂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今其三書皆不傳云李字時言辛巳進士庶吉士以是書故得吏部郎中復與兵書王憲論武舉坐位

請寧國通判然衆論皆謂李所争爲是也

兵畧

大同兵變未能戢嘉靖乙未三月中遼東軍又叛呼噪欲殺巡撫都御史呂經經藏水溝中得免奏至兵部但題取回呂經別用更不及叛軍何以處置已爲御史王廷言呂經平日行事乖方臨變又倉皇棄印勑褫袒求免固爲有罪其遼東叛亂既經巡按御史曾銑奏其據城犯義又云首從莫辨是其跋扈無狀安得無罪今止奪巡撫之官而不究軍士之罪何以靖遼俄而遼東鎮守[illegible]監王[illegible]又奏呂經克虐乞下

詔獄曾銑又復奏經紛更土木擾害吏部因而發題
呂經革職閒住已而王太監又奏軍情變動乞差舊
任總兵郤永巡撫周叙復任撫安於是時韓邦奇已
有遼東巡撫之命內批呂經革職還差官校拿解來
京問理韓邦奇不必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方的
兩員來看軍士但令巡按御史提問而已

兵畧

北邊軍士公然驕悍不可制嘉靖乙未遼東軍變尚未有處巡居庸關御史曹逵又奏言巡歷至關上下操官軍呼噪竟不肯下營排陣奏至識者無不寒心昔云兵部知道而已時京東遼東京西大同京北居庸京南保定相繼有此變奸人因而倡遷都之說矣

兵畧

初大同軍變費公在内閣力主招撫至今貽害國家大同繼變夏禮部又力主招撫今遼東軍變費公適再起必主招撫之議矣盖嘉靖初可勦不可招今則可招未可勦也須有委曲調停于其間俟吾紀綱脩明兵力有餘上下同心偶有小變便大勦絶以風警其餘則可令輙議勦遼東則西邊不肯聽調議勦大同則東邊亦然是未可輕議也其失在於大同初變之時至今思之令人撫膺太息

馬政

我朝馬政最為有法以後漸改漸不如初洪武初草創之制未為盡善至永樂馬政詳矣宣德正統漸不如初至巳巳之變大為整正馬政亦復舊稍稍增益至成化弘治又漸弛廢巳未有邊警又集議馬政然議論多而實事寡矣蓋各邊戰馬自遼東陝西皆有苑馬寺行太僕寺專給各邊戰馬又有馬價銀宣府有餘粮陝西有屯粮又各有草場擡頭朋合銀兩後乃將領侵漁制使貪黷利歸於私槖而馬日耗矣故

成化以前各邊請馬請馬價者亦少與之亦有節至弘治初則請乞無限矣止以陜西一鎮例之成化末年取銀不過三千八百兩有奇弘治數年間則一十六萬兩矣其費馬價至此以大同一鎮例之成化末年取馬不及千匹弘治中三五年間取馬近萬匹矣其費馬如此今京師戰馬日耗余閱御覧馬數國初三十六萬今不及五萬圻甸寄養馬匹專供京營亦爲各邊奏乞日就衰耗矣京師有馬官軍或盗馬而逃或私賣戰馬或剋減芻豆致死官府惟務文移往

來不看實責成掌理之人乃棊京師責酒醋者謂酒醋能病馬誠可笑也令天子累勑馬政而不能奉行京城尚然邊方可知矣甲午一年間各邊請馬價銀近三十萬兩不知何以繼之掌銀者利馬價之太輕市馬者利馬價之乾沒故戰馬一匹給價銀十兩就使不入侵漁之手馬得良健哉近日王大用巡撫邊方以開馬市獲罪去官於是邊臣盍諱言馬政矣

戊子上章聖太后徽號禮部儀注莊肅皇后與中宮同班朝賀邸報傳之四海莫不驚異莊肅母儀天下十六年章聖尚為藩妃君臣之分天地森然豈有北面朝賀章聖之理聞之朝議亦紛紛然竟未聞一人敢言者時方獻夫在禮部方於五人中頗為平正乃亦有此時胡端敏公為刑部尚書亦不聞其論奏也不知此事竟何以處之當時有能密白當道從中批出免賀可也不若遂詰責禮官乖謬尤為光明蔗宮

闈無嫌之爲愈也

女后

大禮之議廷臣凡七爭初爭考再爭帝三爭皇四爭廟五爭廟街六爭太后謁廟七爭樂舞皆不能回聖意凡爭者七百八十三人令觀諸疏中惟石瑤學崔𨺗酒銑詞切懇感愴人石曰孝宗昭聖皆陛下至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輙行離間臣實傷之且幽明一理事亡如存即今孟冬時享陛下登對如覲見之寧不少動于中乎又曰我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乃天子對越之所非時

享祫祭雖天子亦未有輕易出入者而况於后妃乎其曰后妃廟見即今之奉先殿也祖宗恭酌列聖相承已為定制今豈可遽為變更哉抑臣聞之乾剛坤柔陰陽定分各止其所不相侵越漢唐之季間不師古陰盛抗陽女禍時作其患有不可勝言者陛下為天地百神之主豈宜輕變祖宗之法致使太后無故輙由正門出入輙入太廟街門往來坤行乾事陰冐陽位其幾既見不容但已異日縱無後患可不加之慮哉銑曰陛下求備禮于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

意大順通情夫人之顧有子孫者氣相傳焉故絕世者人之大痛也先王本其氣之所由來取同宗者為後若夫帝統必以長祖訓繼絕必以弟必以長一統序也必以弟坊立後也陛下為弟而長以倫序則考孝宗是故必降其所生斯謂之後若與所後等猶弗後也當承祧聖甹之重則父子蓋輕也斯禮之至精百王之所同也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巳可縱則今日之忠邪辨矣當議禮時前從衆議而後隨張桂或出入其門求美官者多有之然

循恐人之知掩護不暇惟瞿啟學鑾序明倫大典則
不復顧忌矣其詞曰臣待罪詞林昔從末議雖壓于
大吏題署匪情而因循遷就實無的據論心治罪臣
咎有餘荷蒙皇上不加斥誅命總史事似有發明頗
得要領云

女后 孝莊睿皇后

孝莊睿皇后姓錢氏淮安海州人父貴府軍右衛世指揮使正統七年五月選立為皇后景帝即位遷居仁壽宮后無子英宗以后賢德又更憂患恐萬歲後周太后有子為帝命李賢錢后與我合葬賢識諸内閣憲宗成化即位尊為慈懿皇后成化十四年六月后崩諡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當是時孝肅稱皇太后久矣禮部議葬禮不决大學士彭時等上疏言大行皇太后今日祔葬與皇太后萬歲後

祔塋自不相妨不宜別議以失大倫周太后不允堅
欲別塋憲宗御文華殿集羣臣諭旨群臣莫敢應頓
首退刑科左給事中毛弘遮時等曰面諍廷論此其
時也何輙退爲比出文華門諸大臣多徑去科道及
三四大臣尚集議文華門西謂不可失此機會於是
科道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跪伏文華門外不出諸
大臣亦徘徊觀望禮科給事中張賓大聲呼曰諸大
臣平日受國厚恩綱常大事乃不諍將何往諸大臣
皆趨至俄司禮太監懷恩等出夔等逆而哭曰大行

皇太后不祔裕陵非禮大不可太監為內相何不力
諍恩曰奴嘗力諍太后欲殺我我固不避死公等當
云何弘曰吾輩豈敢避死今日幸朝廷不失倫雖死
何憾不然致他日宗社不安雖舉族死亦何益恩曰
恩等每進諫太后輙怒曰爾等逼我死又連呼我死
我死今必欲祔葬萬一太后不安不幾陷官家不孝
弘曰論親于道大孝若阿從太后使得罪先帝陷親
不義安得為孝衆官皆哭恩等亦哭聲達禁中時啟
門已闔憲宗猶在御恩等止哭諭羣臣少退俟再奏

衆退百官章連上上持章奏太后太后知群情不從曰羣臣議是憲宗流涕三頓首稱萬歲即出御文華殿召百官諭請命太后允矣百官皆頓首呼萬歲歡聲動宫闈后得祔葬裕陵是時内臣阿周太后意袮陵内二隧道其一西行北轉為英宗皇帝虛其右壙中有道可通往來盖為周太后塟地其一東行北轉即為錢后玄堂相去數丈中又隔不通至孝宗再三對輔臣劉健等欲改正欽天監以為歲殺在北方内官監亦謂事干英廟陵寢竟格不行乃於陵殿神座

移英廟居中后居左周太后居右后墪既祔廟奉先
殿中英宗亦止設一座祭飯一分匙一張不設后座
至周太后崩孝宗祀周太后奉慈殿后始得配食英
宗

女后

宣德正后胡氏無子貴妃孫氏生茂陵於是胡后遜位孫后繼立自宣宗而上廟中皆一帝一后自英宗錢氏無子周太后生憲宗憲宗王后無子紀太后生孝宗於是周后欲祔葬而別葬錢后又欲祔廟賴孝宗明聖達禮得不亂周后升祔時孝宗曰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太皇太后躬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爾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

從朕懐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又曰孝穆太后朕生身毋止別祀於奉慈殿乃奉孝肅太皇太后居奉慈中一室孝穆太后居左孝宗又曰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今孝惠邵太后今天子庶祖毋也宜在紀太后之右云

女后

我朝母后多出功臣家惟孝恭章后今昭聖太后及悼靈皇后儒家安國孫恭憲公昌國張莊肅公及泰和伯陳萬言女也昌國二子欠謹戢泰和亦求望非分張竟得罪今天子亦時裁抑陳氏云章后甚賢裕陵復辟後上聖烈慈壽徽稱時后母董太夫人壽九十矣后兄弟五人長會昌侯繼宗次顯宗 宗 宗四人及諸孫十人皆有官祿復有為次兄求進官者英宗裕陵謂輔臣曰太后每戒勅外家朕即與官必

再三請纔得允太后嘗曰孫氏有何功於國家濫受
祿寵物盛必衰一旦奢驕干國憲吾不能救矣盖國
初外戚皆不預政惟會昌侯典兵時裕陵自南内復
辟以為孫氏有軍功又近倖言須天子元舅典兵以
防不測故從之裕陵後亦悔曰外戚預政不可為例

女后

孝靜毅皇后姓夏氏南京上元人孝宗大漸顧命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曰東宮生十五年宜亟選婚正德元年八月冊爲皇后武宗好遊幸未嘗得御今皇帝即位尊爲莊肅皇后嘉靖十四年正月崩輔臣張孚敬欲不成服禮部尚書夏言力爭奏上儀注天子如喪毋臣民皆然內閣以爲非禮禮官爭之不能得曰叔嫂之無服也禮也臣民服如初議孚敬又不欲頒遺詔禮官不可爭再三至二月十五日始以天子

諭行下外百司不知勑諭與遺誥異宣畀皆斬杖哭
翰林院六科禮部皆素諸衙門半采素不盡從二十
七日制比議謚禮官言后謚用十二字我朝典禮莊
肅皇后作配武宗母儀天下十有六年謚宜並美列
后孚敬曰二字足矣汪鋐附孚敬諸議大臣皆唯唯
王廷相初是禮官議後亦不敢堅執賴今皇帝獨斷
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十五年四月今皇帝幸天
壽山行宮諭言曰皇嫂謚禮未備汝禮官宜疏請是
年九月今皇帝御文華殿親灑宸翰定謚爲孝靜莊

恵安肅温誠順天偕聖敎皇后

女后

自昔皇后生子者甚少或妃時生子後冊后者多近世如憲宗孝宗孝肅太后孝穆太后子也莊肅皇后配武宗十六年無子悼靈皇后正位中宮七年無子茂陵諸子皆出妃嬪中何也或曰陵中風水使然懿文太子孝陵子悼恭太子茂陵子哀冲太子今天子子也

女后

自古外戚貴盛莫如西漢慘禍亦莫如西漢如衛青以奴產子數年父子四封侯又二十四年子孫遂無噍類然竊漢龜鼎者竟外戚也我朝孝慈馬后有賢德兵亂後外家無存者父馬公追封徐王歲時祀而已仁孝徐后中山王長女本功臣無封爵孝誠張后今惠安伯彭城伯家孝恭孫后今惠昌侯家是也本以恩澤封後有功遂得莅事與諸外戚者異孝莊錢后家安昌伯周太后家慶雲侯長寧伯孝徽王后家

瑞安侯崇善伯安仁伯邵太后家昌化伯昭聖太后家昌國公建昌侯莊肅夏后家慶陽伯蔣太后家王田伯悼靈陳后家泰和伯初外戚間有官止都督者至稱舅氏乃始封爵蓋文帝不肯封二竇至景帝始封也景帝欲封王信條侯執不肯封竇太后有言條侯死蓋侯竟得封今外戚之封不俟繼世寔始於泰陵（弘治孝宗）泰陵時二張甚横日夜侍禁中遊幸內臣何文鼎素忠直二張攀窺御帷文鼎持大瓜箠之幾死泰陵亦不罪文鼎也當是時張氏奪民田廬請官寺

舍又豪奴姻親恃勢凌官府簒獄囚莫敢詰金玉積如山不厭市津壟斷往往皆張氏矣言官時抗論朝廷亦不問近世外戚冐横[illegible]二張至正德時稍稍收斂乃嘉靖以來益戚戚自謹大張雖以定策功封公然亦不敢視郡蔣務謙退自保胡端敏公尚言宜保全外戚不宜使後世謂外戚封公自今日始也顧二張内倚昭聖外多瑕釁嗜利之人奔走其門生長短或聞之朝廷日有疑忌當路大臣又恐他日有禍欲急去二張以一人心遂唆人奏小張有逆謀朝廷遂

决意考問薄昭故事旨會法司多官會議衆亦恐傷
仁壽宮又其事無踪跡且皆先朝事但奏張堯齡逞
兇殺人僭造臺榭淫於酒色鶴齡兄弟至親一門同
居不能救正皆有罪旨云延齡犯十惡迹已著但証
佐無存以致小人藉口不奉公義專一結納掩飾姑
免究延齡照祖宗法度便提了依律處斬鶴齡同惡
相濟革爵做南京錦衣指揮同知帶俸閑住蓋已惡
廷議不明言誅戮沒產窮其獄已而延齡又有詞刑
書聶賢等稍為開釋朝廷益怒聶停俸一年該司官

皆下詔獄延齡在獄中再詞通政司官懼有不測亟與封進有旨詰問通政官交私皆停俸當是時再無一人敢論救者昭聖益遜避若不知海内傳聞籍籍有他議未審竟究何如也

酷佞

周衰在位皆貪夫今觀之詩曰貪人敗類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蓋其時不止榮夷公一人好利而已秦亡之速則酷暴之故自古未有吏人貪酷肆無所忌而不亡其國者漢武帝雖有酷吏然皆案廉自好觀之史傳惟杜周一人好利耳當是時惟天子取民之財百官未見其然又承文景富庶之後又武帝卒自悔悟哀痛自責故不至於亡唐室貪黷之風最盛然不甚酷酷吏惟武后時有之

武后時酷吏又不如漢蓋倚法貪黷甚矣宋時亷不如漢然仁厚過之惟一二權奸殺人黨人耳詩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天降慆德女興是力彊禦酷吏也掊克貪吏也貪酷並行而不亡其國者未之有也今天子時時申訓諸吏欲其仁潔乃今賂賄公行鞭撻者日死上官及大臣惟問財利進退人今有人為縣而得萬金者即殺人不得科道得為子部官何祉守嘉興菜飯布袍一錢不私竟以不謹去祟何吏人之不貪酷也嗚呼此風不革數年

之後民窮盜起大亂作矣

奸佞

嘉靖改元逐去王瓊陸完諸奸佞收召故老公卿號稱得人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吏部喬宇戶孫交禮毛澄兵彭澤刑林俊工趙璜都察院金獻民數公中唯宏最下雖有才心行險側趙亦有才而志欠端金好利然能守法林先幾首乞去毛斃於位彭孫皆乞去楊喬以大禮議起相繼去蔣毛亦去於是宏為首相矣喬去用羅欽順太宰又用楊旦太宰皆為陳洸所阻乃用廖紀紀用盡逐楊喬薦拔之人引張

桂之黨廖去用李成勛成勛自南都來道改法司遂用桂爲太宰張入内閣於是公卿大臣旬月三更有志節者相率引去在位者皆㲼䶢嗜利之徒中間惟有胡世寧李成勛伍文定皆在朝不久王守仁竟不容其入朝至死猶誣以劇罪至嘉靖十三年夏内閣則張孚敬李時方獻夫獻夫以老疾乞去皆謂代者非夏言則汪鋐也六卿汪鋐許瓚夏言王憲聶賢秦金聶秦皆舊大臣稱清謹令亦一切附會都察院王廷相亦舊有氣節能文章今亦碌碌耳通政使陳經

大理寺周叙六部侍郎則霍韜張邦奇張雲陳軾管倉鍾芳黄綰黄宗明陳璋楊志學林庭㭿井爲霖宣大總制張瓚三邊則唐龍兩廣則陶諧漕運則馬卿也嘉靖十一二年間逐去公卿侍郎都御史諸吏無慮二百餘人矣愛惜人才者得無深慨於斯

讒佞

自古在昔讒人得志天下善類必被其害而國家亦衰敗隨之讒人雖唐虞時有之帝舜所謂朕堲讒說雖聖賢一堂尚亦憂此況後世乎詩中言讒人情狀最多曰覆背善詈曰鞫人忮忒譖始竟背曰臯臯訿訿曾不知其玷曰無罪無辜讒口嚻嚻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曰潝潝訿訿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曰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曰緝緝翩翩謀欲

譖人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蓋周之亡竟以讒邪傾亂之故自後何代非此為禍至於父子兄弟夫婦不相保况於君臣朋友之際易間而難合者乎昔成湯遇災自責亦云讒夫昌歟良有以也我朝讒夫率出宦竪方士武冑未有儒臣縉紳之士為之得志者至正德中遂有如張綵附逆瑾王瓊附逆彬者矣嗟乎慎之哉慎之哉安仁永嘉初議禮時豈啻異姓兄弟刎頸交也比二人一在吏部一在內閣小人間之幾成大禍聞于天子而二人又不能自以為戒也悲夫

災異

嘉靖乙酉五星聚營室時樂頀以光禄少卿掌欽天監事上疏言五星聚一宿其占云有德者王無德者亡又云王者易姓受命又云有德受慶奄有四方子孫蕃昌旨下禮部覆詞亦懇切中批脩省如故事識者深憂之蓋自有天官来五星凡六聚周與聚房齊桓將伯聚箕漢興聚東井天寶之亂聚尾箕宋初聚奎至是聚營室也先是欽天監皆日官疇人倚法頑鈍又率淫于酒婦人昏迷天象 朝廷用議者特用

士人莅其事以故華湘樂頀同在監中且將任之改曆日官疇人以二人者不便已私百計中傷華先得罪去樂亦繼去至今曆法日差莫能改筭七政時亦變亦無復有慨慷敢言者即言亦冗俗不經不如樂有文章緣飾又肯盡言不諱云

災異

嘉靖戊子四月十二日早京師大風陰霾咫尺不辨惟聞飛瓦折木聲竟日不止先是因災異頻仍降勑修省又因江西撫臣汪鋐奏甘露河南奏河清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群臣齋宿未及行禮又有玆變上意頗不安今天子憲宗皇帝孫也憲宗第二子封興國薨謚獻王後追尊恭穆獻皇帝寔生今天子今天子生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生十五年入繼大統嘉靖六年二月乙卯河南靈寶知縣張廷桂奏言丁亥

十二月庚申馮佐村黃河澄清五日奏中又言河清不於他處而於馮佐村詩稱馮翼孝德史稱中興賢佐正今日之謂也天子喜紀之以詩百官稱賀告之郊廟是歲三月壬申汪鋐奏言戊子元日長泰縣欽化恭順善化等里天降甘露奏中又言皇上名號正而倫理明禮樂興而刑罰中賢俊登庸舊章修舉有此祥也天子又喜遣官祭告薦之宗廟頒賜廷臣故明倫大典史臣云是典首書黃河清慶雲見者天地啓聖之徵也所以昭禮之始也終書黃河清甘露降

者天地佑聖之徵也所以昭禮之成也汪竟以甘露
騶得太宰是後白兎白鹿黃龍馴雀祥瑞紛紛來奏
矣昔洪武二年十月甲戌膏露降於乾清宮後苑蒼
松上永樂十七年十一月甘露降於孝陵松栢之上
凡四日時宋濂有膏露頌王直有甘露詩天官書云
氏北有星名爲天乳天乳明潤則甘露降宋杜鎬學
士墳莊有若甘露降林木兒童革驚喜白之鎬味
之不懌曰此非甘露乃雀餳也大非佳兆吾門其衰
矣踰年鎬卒家繼入喪胡文穆謂甘露之感召此爲

上瑞若人家有之亦雀餳之類耳豈甘露宜有於國而不宜有於家也

災異

御史郭宗皐者山東福山人父天錫為平湖令有才力守徐州亦能其官宗皐少有穎質舉進士有名改翰林庶吉士柄臣不悅與群吉士皆逐出宗皐為主事刑部辛卯鄉試宗皐考浙江歸改武選又自武選改御史巡通州倉嘉靖癸巳十月八日夜四鼓萬星縱横流飛俄頃如雨至天曙方已給事沈謐疏言微妭報聞不罪宗皐疏甚切直且云此非小變宜君臣動心儆戒勿以大同軍變及太子薨逝之事遂謂足

以塞此變疏入　天子震怒下宗皐詔獄詰問　朝
廷失德者何事錦衣王佐心憐其忠箠朴少解覆詞
亦緩旨不允更令責詰佐亦少改前覆詞上之得旨
旣問明白拏在午門外打四十棍放了宗皐得不死
今尚爲御史時十月六日大同軍變十一日報至京
師哀冲太子亦以是日丑時薨故宗皐奏中云

灾異

自古天變必人君修省轉灾為福不然雖祥亦禍況不復修省晏然自謂聖治乎漢文帝宋仁宗時灾異最多然三代以後獨稱盛治文仁修省之故亦當時多朴實忠諒之士也我朝　高皇帝自曉天文一見變異輙憂形於色凡四方奏報水旱螟蝗雷雹地震必深自抑省又特命老儒數人講求陰陽調燮之道文皇時時顧問侍臣救灾弭變之術仁宗在位不久天變特異宣宗時輔臣任職太后又能持正調護雖

間有變異亦不為災正統時王振專權上干天象山移河徙地生白毛留都殿宇煨燼無遺經宿大雨殿基徧生荊棘二尺時不能修省遂有已巳之變天順中石亨曹吉祥亂政變亦不火湯序在欽天監又不稱職凡遇天文有變必曲觧或不復奏雖月食亦失筭謬可知矣茂陵時彗星三出三垣掃三公北斗兩京十三省地震五六百次往往有聲弘治初彗出天津地震天鳴異鳥三鳴于禁中然憲孝二君有盛德一時大臣亦多忠朴時有小眚亦無大故正德中彗

見星提黒光盪日風霾泱旬皆璭彬專政荼毒縉紳之應國統亦遂中絕今天子敬天法祖遇變知懼河清慶雲丼露白兎之瑞時有之然亦不能無地震天鳴山崩川壅白虹黒青之異甚者彗星五年四見人生二頭三頭衆星縱横流動俄隕如雨然天子頻降修省之勑勤心警戒海内亦無虞也

灾異

嘉靖甲午南京太廟災大臣自陳乞休皆常詞應故事惟吏部左侍郎霍韜疏詞自謂有四大罪宜退休以應天變其畧云按蘇州府一府七縣額田九萬頃歲徵粮二百七十萬帶耗共税粮三百五十萬淮安府兩州九縣額田十八萬頃歲徵粮三十六萬較農田之廣狹淮安加蘇州一倍較粮之徵輸蘇州加淮安十倍矣是税粮之輸納蘇州重於淮安二十倍也民何以堪之哉况徭役之繁織造之費繹遞之需兟

厰之價歲派料物之微皆視稅粮而加取盈焉贓官汚吏復肆侵漁取百姓見面銀取粮長常例銀所以困蘇州之良民者極矣再按松江府兩縣歲輸稅粮百二十萬北直隸八府一十八州一百一十七縣歲輸稅粮亦一百二十萬以松江兩縣稅粮視一百一十七縣稅粮重輕懸絶如此松江農民何以堪之哉

臣嘗考蘇松二府稅粮之重因賊虜張士誠伏誅其將帥叛臣亦從殲滅田皆没官故凡租稅之重皆官田也今頑民埋隱官田以為已業轉將膂田跪為官

稅甚則跪曰水坍沙壓田去稅存里甲賠害愈不可
言者也今不早圖民病愈甚蘇松二府軍需國儲所
自出焉民病日甚轉而流離國計不大可慮乎按徐
州只有四縣地遭水災極為貧瘠臣訪查徐州雜役
歲出班夫三萬八千有奇洪夫一千五百有奇夜有
淺夫閘夫泉夫馬夫等役洪夫一役銀十二兩統而
計之洪夫之役歲銀一萬八千有奇其餘各役不可
勝言也臣過徐州語主事陳明張鏜知州魏頌曰徐
州之民僅四萬户雜役如此民何以堪應曰徐民年

年拘役無一丁免者雖窮切骨僅育一大自隨亦歲辦役銀一兩臣曰嘻民病矣極矣何不寬一分民蒙一分之澤乎各官乃曰洪夫之直歲銀一十二兩誠已過重矣況洪夫之役以挽糧船自四月過洪八月終止僅四月之役費銀一十二兩奸人厚利矣農民實民為中制歲議徵銀六兩儲之於官俟役洪夫按月給馬自四月至于八月有事力勤之月也月給銀六錢其餘八月逸閒之月也月給銀三錢徐州之民歲減銀九千有奇通十年計焉減銀九萬有奇矣又

自開夫班夫夫各逓減焉農夫之惠何可言也今農民
重困皆貪污官吏為之厲也貪污不戒由吏部風紀
不振賢者無所勉不肖者無所懼也賢不肖無所勸
懼雖良法美意莫之行乎臣惟皇祖封建藩邦歲有
定禄夫藩邦之有禄猶百官之有俸也百官一月無
俸則告饑矣藩邦一月無禄安所給乎山西巡撫僉
都御史王明德奏云積欠王府禄米一百四十七萬
八千八百伍十二石山西所欠若此則陜西河南湖
廣可知矣臣聞河南湖廣之宗室有女四十不得適

人者矣有夫婦共蓬以居者有不幸没無棺者有晨
朝進膳惟一餅充饑者蓋至是極矣男女婚配必求
長史代啓奏聞非有賄嫛即從沉壓若有婚配禮官
又從衆曰擅自婚姻非削職秩則革禄米含寃負屈
不能赴訴若徑赴訴寃禮官又從衆曰擅自赴訴送
囚高墻矣末又言京甸山東之利可耕種如吴浙蓋
虞丘二公舊議天子批荅亦如常更不勑六曹一議
處也

災異

辛丑大旱自庚子六月至今五月不雨半天下黄河流竭漕運不通四月初三日上禱雨於西苑用方士陶典真五雷法以穢物觸神黷慢殊甚即日風霾大作初五日戌初火起太廟延爇無遺　成祖　仁宗二主皆燼烈焰中　天子深自悼責力疾奏謝南北郊社稷及奉神主暫安景神殿遣大臣就長陵獻陵題主二十一日入景神殿又謂　睿宗廟獨存恐神靈不安亦請祔景神殿於是躋於武宗上矣五月十

三日又請雨是日令百官皆宿省署風霾又作兵仗
局又災連日風霾不止然十三日微雨數點禮官以
爲雨矣　聖躬可無勞也念一日乃謝雨

災異

户部廣東司主事周天佐福建晉江人上疏救御史楊爵上大怒云周天佐錦衣衛便紲鎖明日切實打六十棍送鎮撫司牢固拒囚是日辛丑端午又明日日青無光風霧四塞天佐死獄中舌盡吐撻之時天佐但云皇天犯人無罪又云祖宗犯人無罪天佐疏畧曰